**学习札记@中国新诗创作有两个人物不可小觑，对于大学问家的评论，同学，你怎么看？**

**钱多群、温儒敏、吴福辉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书中提到：“闻一多与郭沫若一样，有这无羁的自由精神与想象力，他们共同使新诗……飞腾起想象的翅膀，获得浓烈、繁富的诗的形象；而闻一多又以更大的艺术力量将解放了的新诗诗神收回到诗的规范之中。”你认同这些大学问家的看法吗？为什么？**

我认同这些大学者们的看法：郭沫若与闻一多有共同特点，但是闻一多在新诗的规范中更胜一筹。闻一多与郭沫若均是新诗的奠基人，他们皆是“五四运动”的佼佼者。，使新诗真正冲出早期白话诗平实冲淡的狭窄境界，飞腾起想象的翅膀，获得浓烈，繁复的诗的形象，是由郭沫若与闻一多共同完成的。在新诗诗体意识的自觉建构方面，郭沫若与闻一多共同致力于打破旧诗体，建立新诗体。在创作新诗时，郭沫若与闻一多提倡自由的抒发情感，运用现代白话写作，根据作者的内在情感而起伏变化。例如闻一多的诗歌《红烛》，每一节均用“红烛啊”开头，回环反复，形成抒情氛围。郭沫若曾说过：“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他对浪漫主义“创造”理念的深度理解和感受，超越了中国浪漫主义普遍具有的现世性和功利主义倾向。二十世纪是个反抗的世纪。“自由”底伸张给予一个对待权威的利器，《女神》中这种精神了如指掌。

闻一多曾充满自信地语言：“余预料《诗刊》之刊行已为新诗辟第二纪元”。闻一多所谓的“第二纪元”的含义便是新诗的规范化。在郭沫若的《女神》为新诗的发展开辟第一纪元。闻一多属于新月派诗人。“新月派”又称为“新格律诗派”，由此可见闻一多主张“格律体”。在郭沫若自由诗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格律诗在闻氏之前的白话诗作者，常弃格律于不顾，反对用典对仗。白话诗运动的奠基人胡适曾宣称要破除旧诗中的一切束缚，这激发了善罗大众的创作欲，却也带来了对某一种文体遭受破坏的忧虑，其中包蕴着的艺术自律和审美规范逐渐不知所踪，新诗的自由化趋向犹如脱缰之马。以闻一多为旗手的新月派，在新诗格律化运动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力图将随心所欲的新诗创作行为加以规范。闻一多借助新月派在文坛的影响力，引入了“三美”的概念：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将肆意增长的创作行为进行了约束，使新诗走上“规范化”的道路，为新诗的发展垫上了更高的台阶。

早在三十年前，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孙作云先生就把新诗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郭沫若时代；闻一多时代；戴望舒时代。他认为闻一多的《死水》是承前启后划时代的作品，为新诗演变之中最大的枢纽。

郭沫若主张对自我的张扬和情感的放纵，闻一多偏重压抑自我的情感，具体采用以形节情，以理节情等方式。可能是在同一代的惺惺相惜，一个新月诗人，一个创造歌手，但彼此互相推崇。所以我认同这些大学者的看法。

 高一年级 **陈静静**